

吳語紹興方言“兩”的數量用法和指稱用法

盛益民

復旦大學

提要

不同漢語方言數詞“兩”的功能存在較大的差異。本文主要考察吳語紹興話“兩”的數量用法和指稱用法。在以下兩個方面，紹興話與普通話有較大的差別：一方面，紹興話數詞“兩”的使用環境比普通話更廣；另一方面，指稱方面，紹興話的“兩”除了表示無定，還可以表示有定。

關鍵詞

吳語紹興方言，“兩”，數量解讀，指稱解讀，類型學

1. 引言

表達數量 2，漢語中既用“二”，又用“兩”（呂叔湘 1982）。

自西周以來，“兩”就成為漢語數詞系統中重要的一員（周生亞 1984，姚玉敏 2004）。而在漢語各方言中，基本上所有方言都使用“兩”（李榮主編 2002: 2153–2155）。但是不同方言中，“兩”的功能存在較大的差異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第一，確數功能上的差異。表示確數的“兩”在各方言中都與“二”存在分工，但各方言均有不同的表現。如方光燾（1997）早就已經指出，在吳語金華等地的方言中，不僅量詞前用“兩”，雙位數也可以用“兩”，如“十兩點鐘（十二點鐘）、十兩個（十二個）”；而在上海話中，“兩+量詞”可以表示序數，如“兩樓（二樓）”。再如邢福義（1995）指出，海南黃流方言的“二”只限於表達序數，而“兩”表非序數，形成較為嚴格的句法分工。

第二，表概數功能上的差異。大部分方言跟普通話（呂叔湘主編 1999: 365–366，蔡維天 2002，王曉輝、王曉東 2012）一樣，“兩”除了表示確定的數量“二”，也可以表示概數。¹在不同的方言中，“兩”與“幾”在概數功能上的分工各有不同，不過這方面的討論較少。

¹ 張敏（2001）指出，人類語言中“0：1”對立引入無和有的對立，而“1：2”的對立引入“無量”和“有量”的對立，2是量的維向的觸發物。由於2是較小的量，因此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其發展為少量不定數的用法。

第三，概數“兩”指稱功能的差異。大部分方言的概數“兩”只能表示無定，²而部分方言則還能表示有定。概數詞表示有定的現象，根據我們目前的考察，只見於吳語方言，如海門（王洪鐘 2008）、蘇州（石汝傑、劉丹青 1985）、海鹽（張薇 2012）、富陽（李旭平 2018）、義烏（陳興偉 1992）等。類似的現象在吳語之外較少發現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紹興話表有定的“兩+量+名”結構還有兩類不同的讀音，具有完全不同的句法、語用功能，正好分別對應於盛益民等（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 2016）和盛益民（2017）針對有定“量名”結構提出的“準冠詞型”和“準指示詞型”。

由於學界對於數詞“兩”在漢語方言中的功能歧異性方面的考察還較少。本文打算通過具體考察吳語紹興柯橋話“兩+量+(名)”結構的功能，來窺見漢語方言中數詞“兩”的功能歧異，從而深化相關領域的研究。

下文第2節對“兩”的確數和概數用法進行概覽，第3節討論概數“兩”的句法功能，第4節討論概數“兩”表有定的兩類結構，第5節是全文的總結。

2. 數詞“兩”表確數與概數

2.1. “兩”表確數

紹興柯橋話確數“兩”在句法上的表現與普通話幾無二致。

下面主要討論確數詞“兩”與數詞“二”的功能分工。兩者的差別主要有以下幾點：

第一，只能用“兩”的有：①作為十以上的位數，例如：兩萬兩千兩百廿二；也可以數詞連用表示約數，如：一兩/*二百、兩/*二三萬。②後接除舊式度量衡詞之外的量詞，只限於表示基數，例如：兩/*二個、兩/*二塊、兩/*二碗、兩/*二米、兩/*二千克等；也可以是數詞連用表示約數，例如：一兩/*二塊、兩/*二三個人等；③用在“頭”後表示“前兩”時，例如：頭兩/*二位、頭兩/*二個人等；④與集合親屬稱謂連用，例如：兩婆老（兩夫妻）、兩姊妹、兩兄弟、兩叔伯母（兩妯娌）、兩連襟。

² 本文的指稱系統主要是參考了陳平（1987）等以功能主義作為基礎的分類系統，主要包括四組語義概念：類指（generic）和單指/個體指（individual）、有指（referential）和無指（nonreferential）、有定（definite）/定指（identifiable）和無定（indefinite）/不定指（nonidentifiable）、特指/殊指/實指（specific）和非特指/非殊指/虛指（nonspecific）。

第二，只能用“二”的有：①作為係位結構的個位數，如：一百廿二/*兩、三十二/*兩；②用作“十”的係數，但是“二十”只能用於表示農曆日期，³也可“二三”連用表示概數，如：二/*兩三十塊、二/*兩三十把椅子。③用於表示序數（不包括後接量詞表示序數的情況）。用在“第”後的序數結構，如：第二/*兩；稱星期，如：星期二/*兩、禮拜二/*兩；稱農曆日期，如：初二/*兩；排行，如：二/*兩哥、二/*兩爹；等等。

第三、“二”“兩”可混用的情況有：①連續數數時，如：一、二/兩、三、四……；②係位元結構的非個位數，如：五萬二/兩、三千二/兩（但“百”後只能用“廿”）。③後接量詞表示序數，如“二/兩號、二/兩月、二/兩樓”等，老派多用“二”，新派多用“兩”。④後接舊式數量衡量詞（但是只說“二兩”），例如：二/兩斤、二/兩寸。這方面也是老派更多使用“二”，新派則多用“兩”，類似的現象也見於浙江武義方言（傅國通 1988）。⑤稱西曆的年份或電話號碼，如：2[二/兩]002[二/兩]年、8152[二/兩]9164。其中第①、②、③、⑤在普通話中只能用“二”。

2.2. “兩”表概數

本節主要考察概數“兩”用於構造數詞結構的情況，其與一般的量詞搭配時主要表示無定，第3節將會有專門的討論。

作為“十”的係數只能用“幾”，“百”以上的可以用“幾”或者“好兩”，例如：

- (1) 幾/*兩/*好兩十個（幾十個人）、幾/*兩/*好兩百個、幾/*兩/*好兩千個、幾/*兩/*好兩萬個

如果是用於位數之後，那麼紹興話基本上排斥使用“幾”，而要改成“十來個”“百把塊”等，或者用“多兩”來代替個位數，此時的“兩”絕對不能省略，例如：

- (2) 十*幾/*兩/*多兩個（十幾個）、廿*幾/*兩/*多兩本（二十多本）、一百*幾/*兩/*多兩塊（一百多塊）、三千*幾/*兩/*多兩個（三千多個）

而如果有“零”，則只能用“兩”，例如：

- (3) 十零*幾/兩個 | 一百零*幾/兩個（一百零幾個）

³ 柯橋話“二十”說“廿”，只有在表示農曆二十時才會說“二十”。

2.3. 小結

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，柯橋話確指數詞“兩”的使用範圍較普通話廣，而且新派還在呈擴大之勢。這是大部分吳語的共同表現，其他吳語方言的情況，請參許寶華、湯珍珠主編（1988：394-395）對上海話、錢萌（2007：42）對寧波話、傅國通（1988）對武義話等的相關討論。

“兩”表示概數的功能也比普通話廣，下一節還有更多的討論。

3. 概數“兩”的無定用法及其句法分佈

跟普通話不同，紹興話概數表無定時，主要是使用“兩”，而另一個概數詞“幾”的使用則比較受限。本節主要通過與“幾”的比較，考察概數“兩”的句法表現。

3.1. 受修飾與否

“兩”與“幾”的一大差別在於：“兩+量+名”結構可以受各類成分的修飾，而“幾”則不行。

修飾性的成分可以是量化詞，如表示主觀大量的“好”、表主觀小量的“微微（稍微）”等，例如：

- (4) 我一年杭州要去好兩/*幾球啲。（我一年杭州要去好幾趟呢。）
 (5) 我一頓究得微微兩/*幾個饅頭好吃。（我一頓只能吃很少的幾個饅頭。）

修飾性成分也可以是限定詞，如指示詞“益（這）、亨（那）、實個（這麼/那麼）、介（這麼/那麼）”、疑問詞“啥（什麼）、奈個（怎麼）、何裡（哪裡）”等，例如：

- (6) 益兩/*幾個人是來撚啥西啲？（這幾個人是來幹嘛的？）
 (7) 實個兩/*幾個人怕道夠啲啊！（這麼幾個人難道夠啊！）
 (8) 介兩/*幾塊洋鈔奈個夠哩！（這麼幾塊錢怎麼夠啊！）
 (9) 侬謳我奈個 / 啥 / 何裡兩/*幾樣東西撥僕馱過去？（你讓我給他拿哪幾樣東西過去啊？）

此外，還可以受到同位性成分的限定，例如：

- (10) 伽兩/*幾個人到何裡去哉？（他們幾個人去哪裡了？）

這方面是紹興話與普通話的重要區別，普通話的概數“兩”之前不能再受其他修飾語的修飾。

3.2. 獨立使用

對於獨立使用（指不受其他成分修飾）的“數量名”結構而言，需要從兩個方面考察“兩”的使用限制：

一方面，是句子的極性（polarity）。

肯定句中既可以用“兩”，也可以用“幾”；而在否定句中則只能用“幾”不能用“兩”。例如：

(11) 無有幾/*兩個人歡喜到亨頭去。（沒有幾個人願意去那兒。）

(12) 渠無有做幾/*兩道題目就弗做哉。（他沒做幾道題目就不做了。）

另一方面，是“數量名”結構所處的句法位置。

紹興話中，“兩”與“幾”在句法位置上存在分工。主語/話題位置或直接做謂語只能用“幾”而不能“兩”，請看：

(13) 幾/*兩個小人吃得光介許多下飯啲啊？（幾個孩子能吃得了那麼多菜嗎？）

(14) 俚幾/*兩日後頭會來尋侬啲。（他幾天後回來找你的。）

(15) 閒卯到天津去總幾/*兩日工夫介話頭。（以前到天津去大概幾天時間的樣子。）

而賓語位置口語中傾向於使用“兩”，用“幾”是受普通話影響的結果，例如：

(16) 人手弗夠帶啲，侬多去謳兩/?幾個麼。（人手遠遠不夠呢，你去多叫幾個人來呀。）

(17) 來得兩/?幾個人過哉。（來過幾個人了。）

(18) 下飯麼去馱個兩/?幾碗來。（去拿幾碗菜來。）

(19) 蘋果去撥渠兩/?幾個麼！（給他幾個蘋果呀！）

3.3. 句法分佈的成因

本節對於概數詞“兩”句法表現的討論，可以總結為下表：

表 1 概數“兩”與“幾”的句法分工

	受到修飾	獨立使用		
		否定句	肯定句	
			主語 / 話題位置	賓語位置
兩	+	-	-	+
幾	-	+	+	-

“幾”作為概數詞在先秦時期就已有，而“兩”作為概數是後起的變化。在紹興話中“兩”不能用於否定句，也許與其尚未擴展到否定句有關。而“兩”其他方面的限制則均與概數“兩”的韻律表現有關。

表概數的“兩+量+(名)”結構一大特點就表現在語音上，其中“兩+量”是個整體，本身已經失去聲調，只能作為附著詞/附綴 (clitic) 依附於其前的宿主 (host) 上構成一個黏附組 (clitic groups)，⁴ 宿主可以是動詞性成分、名詞性成分，例如：

- (20) 謳兩個 (叫幾個)、馱兩本 (拿了幾本)、喫兩碗 (吃個幾碗)、撥渠兩個 (給他幾個)、伽兩個 (他們幾個)

由於概數“兩”韻律上的特殊性，所以紹興話可以從語音上將其與實數的“兩”區分開來。⁵ 下面以動賓短語、同位短語為例說明，方便起見，把確數的“兩”記為“兩₁”，概數的“兩”記為“兩₂”。

先來看動賓結構。謂語與“兩₁+量+名”的組合構成一個韻律短語 (phonological phrases)，謂語根據柯橋話韻律短語的變調規則變為 33 或 33-33 等 (盛益民 2014)， “兩₁+量+名”保持進入韻律短語之前的語音形式，仍然是一個“兩₁+量”與名詞構成的韻律短語；而“兩₂+量”作為附著詞整體依附於其前的宿主，與宿主構成一個黏附組，其聲調由其宿主向其延展，而名詞不變調。可以比較：

⁴ 據張洪明 (2008, 2014) 介紹，語法結構和語音表達之間還存在一個韻律結構，這個韻律結構包括語音詞 (phonological word)、黏附組 (clitic group)、語音短語 (phonological phrase)、語調短語 (intonational phrase) 和話語 (utterance)。關於柯橋話的韻律結構問題，請參盛益民 (2014) 的詳細討論。

⁵ 其他吳語方言也有類似於柯橋話概數“兩”的韻律表現，請參凌鋒 (2013) 對蘇州話、Selkirk & Shen (1990) 和徐雲揚 (Zee 2004) 對上海話、盛益民、李旭平 (2018: 299) 對富陽、胡方 (2003) 對寧波話的相關討論。其實，普通話的表示概數的“兩量名”在語音上也有特殊表現，王曉輝、王曉東 (2012) 就指出普通話靠輕讀與否來區分意義：不輕讀時表示確切的數量意義，而表概數則只能輕讀。

- (21) a. { 要 } { 兩₁ 塊 } [io⁵⁵⁻³³#lian³¹⁻¹¹k^hue⁵⁵⁻³³] (要兩塊)
 b. { 要兩₂ 塊 } [io⁵⁵⁻⁵⁵lian³¹⁻⁵⁵k^hue⁵⁵⁻⁵⁵] (要幾塊)

同位結構也類似，表確數的“兩₁+量”不與之前的名詞構成一個連讀變調組，兩者構成的是韻律短語；而表概數“兩₂+量”以之前的名詞作為宿主，一起構成一個黏附組。例如：

- (22) a. { 伽 } { 兩₁ 個 } [ga¹³¹#lian²³¹⁻¹¹go²²⁻³³] (他們兩個)
 b. { 伽兩₂ 個 } [ga¹³¹⁻¹¹lian⁻⁵⁵go²²⁻³¹] (他們幾個)

受制於概數“兩₂+量”結構的韻律表現，只有當之前有動詞性成分或者名詞性成分可以充當其宿主才能使用。根據紹興話的韻律規則（盛益民 2014），主語或者副詞均不能成為其宿主，因此“兩+量+名”結構才不能用於動前的主語或者話題等句法位置中。

4. 概數“兩”的兩類有定用法及差異性

柯橋話的“兩+量+(名)”結構還能表示有定，而對應的“幾”卻不具備這樣的功能，例如：

- (23) 兩/*幾塊洋鈔奈個夠哩！（這幾塊錢怎麼夠啊！）
 (24) 兩/*幾搭球戶倒還弗錯氣嗰。（那幾個地方倒還是不錯的。）

引言部分已經指出，柯橋話中表有定的“兩+量+名”結構還可以分為兩大類，下文分別記為“兩₃”與“兩₄”。下面從讀音、句法、語用三個方面來討論兩類結構的異同。

4.1. 語音表現

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語音表現上分別對應於盛益民等（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 2016）中所描寫的紹興_{陶題}方言準冠詞型有定“量名”結構和準指示詞型有定“量名”結構。

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可以分成兩部分，“兩₃+量”構成一個表數量的“黏附組”，名詞為另一個韻律單位，整個結構是由兩部分構成的“音系短語”。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按照柯橋話音系短語的統一變調模式（可參盛益民 2014）進行變調：“兩₃+量”失去底層的聲調，統一讀成中性化（neutralization）的 33-33 及其延展；

而名詞則按照其原本的語音形式，不再另行發生變調。柯橋方言有 7 個單字調，（盛益民 2014）下面是各類聲調量詞的例子：

- (25) { 兩₃ 株 } { 樹 } lian⁻³³tsɿ⁵³⁻³³#zy¹¹ | { 兩₃ 瓶 } { 酒 } lian⁻³³ben¹³¹⁻³³#teɪ⁵³ |
 { 兩₃ 臉盆 } { 芋艿 } lian⁻³³liẽ²³¹⁻³³ben¹³¹⁻³³#n²³¹⁻¹³na²³¹⁻⁵³ | { 兩₃ 塊 } { 布 }
 lian⁻³³k^hue⁵⁵⁻³³#pu⁵⁵ | { 兩₃ 面 } { 旗 } lian⁻³³miẽ¹¹⁻³³#dzɿ¹³ | { 兩₃ 筆 } { 債 }
 lian⁻³³pieŋ⁵⁻³³#tsa⁵⁵ | { 兩₃ 盞 } { 月餅 } lian⁻³³loŋ²⁻³³#ŋioŋ²⁻¹¹peŋ⁵³⁻⁵³

因此原本單字調不同的量詞與同一個名詞組合後，組成的音系短語讀音相同，例如：

- (26) 堆 [te⁵³] ≠ 對 [te⁵⁵] 兩₃ 堆蠟燭（那幾堆蠟燭）= 兩₃ 對蠟燭（那幾對蠟燭） [lian⁻³³te⁻³³#læŋ¹¹tsɔŋ⁵]
 (27) 具 [dzy³¹] ≠ 櫃 [dzy¹¹] 兩₃ 具鎖（那幾把鎖）= 兩₃ 櫃鎖（那幾櫃子鎖） [lian⁻³³dzy⁻³³#so⁵³]

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在語音上與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有兩點不同：第一，“兩+量”變調上不同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的變調規則是，“兩₄+量”變為 55-55 及其延展，名詞也不變調；另一方面，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中名詞的音強相對於“兩+量”更強，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則是“兩+量”的音強更強。下面是 7 個調類量詞的例子：

- (28) { 兩₄ 株 } { 樹 } lian⁻⁵⁵tsɿ⁵³⁻⁵⁵#zy¹¹ | { 兩₄ 瓶 } { 酒 } lian⁻⁵⁵ben¹³¹⁻⁵⁵#teɪ⁵³ |
 { 兩₄ 臉盆 } { 芋艿 } lian⁻⁵⁵liẽ²³¹⁻⁵⁵ben¹³¹⁻⁵⁵#n²³¹⁻¹³na²³¹⁻⁵³ | { 兩₄ 塊 } { 布 }
 lian⁻⁵⁵k^hue⁵⁵⁻⁵⁵#pu⁵⁵ | { 兩₄ 面 } { 旗 } lian⁻⁵⁵miẽ¹¹⁻⁵⁵#dzɿ¹³ | { 兩₄ 筆 } { 債 }
 lian⁻⁵⁵pieŋ⁵⁻⁵⁵#tsa⁵⁵ | { 兩₄ 盞 } { 月餅 } lian⁻⁵⁵loŋ²⁻⁵⁵#ŋioŋ²⁻¹¹peŋ⁵³⁻⁵³

由於“指+兩₄+量+名”結構的變調為：“指+兩₄+量”讀 33-55-55，而名詞不變調。可見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與其有密切的關係。

4.2. 句法功能

本文仍然按照盛益民等（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 2016）、盛益民（2016, 2017）的做法，分成獨立使用（指不受修飾）和受到修飾兩個方面來討論。

4.2.1. 獨立使用

兩類獨立使用“兩+量+名”結構在句法上的差別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方面，是句法位置的限制上。獨立使用的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對句法結構的限制比較敏感，主要用於謂語之前；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則不受句法位置的限制。

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主要用於謂語之前的位置，例如：

- (29) 兩₃個人來咚撚啥西？（那幾個人在幹嘛？）[主語]
 (30) 渠奧卯兩₃部車還弗修好咚唻。（他可能那幾輛車還沒有修好呢。）[話題]
 (31) 我還道[兩₃本書是阿興借個]。（我還以為那幾本書是阿興借的。）[賓語
從句主語]
 (32) 我上外忙到[兩₃碗下飯都忘記馱哉]。（我昨天忙得那幾碗菜都忘記拿了。）
[補語從句主語]
 (33) 渠捉兩₃只雞殺患掉哉。（他把那幾隻雞殺掉了。）[介詞賓語]
 (34) 阿興撥兩₃枚凳絆得絆。（阿興被那幾條凳子了一下。）[介詞賓語]

同時，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可以充當定語修飾其他名詞性成分，但整個名詞短語也得是位於謂前的位置。請比較下面的句子：

- (35) 兩₃個小鬼個脾氣嘍是藤哉。（那幾個小鬼的脾氣實在太倔了。）

而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基本上不能用於謂詞後位置，這與紹興話的話題顯赫具有密切的關係，具體請參盛益民（2017）的討論。例如：

- (36) *我要兩₃本書。（我要那幾本書。）
 (37) *諾來看看兩₃只雞。（你來看看那幾隻雞。）

但也有兩類例外：第一，“兩₃+量名”結構是對比焦點，例如：

- (38) 阿興兩₃枕黃魚吃完哉，遭要吃`兩₃枕鯽魚哉。（阿興吃完了那幾條黃魚，然後要吃那幾條鯽魚了。）

第二，表達“關聯回指”，例子請參下文 3.3.3. 節的討論。

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則對句法位置不敏感，可以用於主語、定語、介詞賓語、謂詞賓語等多種句法環境，例如：

- (39) 兩₄碗下飯撥我吃渠患！（這幾碗飯給我吃掉！）
 (40) 我刮個是兩₄張眠床個漆。（我刮的是這幾張床的油漆。）
 (41) 阿興捉兩₄只雞殺患哉。（阿興把這隻雞殺掉了。）
 (42) 我要兩₄支筆，弗是亨兩₄支。（我要這幾支筆，不是那幾支。）

當然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總是有對比的含義，具體見 3.3. 節的討論。

對比盛益民等（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 2016）對紹興_{陶寰}話兩類有定“量名”結構的句法分佈的描述，兩類“兩+量+名”結構與其完全一致。

另一方面，在名詞能否省略這個問題上，兩類“兩+量+名”結構也存在較大的差異。

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的名詞必須出現，不能由“兩₃+量”單獨充當主語或者定語，下面的句子都是不合語法的：

- (43) *兩₃只撥我。（那幾隻給我。）
 (44) *兩₃部啲速度慢。（那幾輛的速度慢。）

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中“兩+量”則不必依賴名詞而可以單獨使用，既可以直接充當論元成分，也可以充當限定修飾成分。例如：

- (45) A：諾要何裡兩隻？B：兩₄只。（A：你要哪幾隻？B：這幾隻。）
 (46) 兩₄桃啲鱗還弗刮清爽帶味。（這幾條（魚）的鱗片還沒有刮乾淨呢。）

盛益民（2017）通過跨方言比較發現，準冠詞型“量名”結構的量詞都必須依賴於名詞才能獨立使用，而準指示詞型“量名”結構中的量詞則可以單獨使用。柯橋話的兩類“兩+量+名”結構也符合以上規律的概括。

4.2.2. 受到修飾

柯橋話中，只有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可以受到其他成分的修飾限定，而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則沒有這種功能。本節例句若換為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，則全都不合語法。

先來看整個結構是偏正短語的情況。

在紹興方言中，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可以受人稱代詞、名詞短語等修飾構成領屬結構，例如：

- (47) 佢兩₃間屋（我們那幾間房子）、諾兩₃本書（你那幾本書）
 (48) 李老師兩₃門課（李老師的那幾門課）、僚舅舅兩₃戶廠（你舅舅的那幾家廠）

領屬語與“兩₃+量+名”之間還可以插入領屬標記“啲”，例如：

(49) 我個兩₃本書（我的那幾本書）、阿興個兩₃畀田（阿興的那幾塊田）

也可以受狀態形容詞、關係從句等修飾結構，例如：

(50) 血血紅兩₃只水桶（血紅血紅的那幾隻水桶）、厚得得兩₃塊布（厚厚的那幾塊布）

(51) [阿興駛來]兩₃碗下飯（阿興拿來的那幾碗菜）、[我讀書]兩₃所學堂（我讀書的那幾所學校）

修飾語與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之間，也可以出現定語標記“個”，例如：

(52) 藍瑩瑩個兩₃條褲（藍颯颯的那幾條褲子）、渠上外買個兩₃件衣裳（他昨天買的那幾件衣服）

而當性質形容詞或者光杆動詞充當修飾語時，則必須出現定語標記“個”才合法，請看以下例句：

(53) 紅*（個）兩₃件衣裳（紅的那幾件衣服）、買*（個）兩₃斤米（買的那幾斤米）、收捉*（個）兩₃間屋（收拾的那幾間房子）

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受到修飾後，其句法位置也主要是用於謂前位置，而用於謂後位置是非常不自然的，請看下面的對比：

(54) a. 渠個兩₃本書我想借來看看。（我想借他的那幾本書來看看。）
b. ??我想借渠個兩₃本書來看看。

4.3.2. 節指出，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單獨使用時，其中的名詞絕對不能省略。而一旦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受到了修飾，不管是否出現定語標記“個”，其中的名詞均可省略，請看下面的例句：

(55) 渠兩₃只（他那幾隻）、益卵兩₃埭（現在的那幾次）、冰冰冷兩₃碗（冷冰冰的那幾碗）、[渠要得去]兩₃件（他要走的那幾件）

除了構成偏正結構，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還可以參與構成同位語結構。

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的同位語可以是名詞性成分，例如：

- (56) 伽兩₃個人真當話勿理。(他們那幾個人真是說不聽啊。)
- (57) 北大、復旦兩₃所學堂中國名氣頂揀大。(北大、復旦那幾所學校在中國名氣最大。)

其同位語也可以是小句，例如：

- (58) 阿興打人嘞捉個老嫗離婚嘞撥伽騙得五萬去嘞兩₃樁事體(阿興打人、跟老婆離婚以及被人騙走五萬塊錢那幾件事，我們早就知道了。)

在同位語結構中，“兩₃+量+名”中的名詞則絕對不能省略。例如例(56)中的“伽兩個人”不能說成“伽兩個”。這是與同位語結構的性質密切相關的。

4.3. 語用功能差異

根據 Lyons (1999: 2-5)、Himmelmann (1996, 2001) 等，有定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不同類別：情景用法 (situational use, 又稱為“直指 (deictic use)”)、示蹤用法 (tracking use, 又稱“回指用法 (anaphoric use)”)、關聯-回指用法 (associative-anaphoric use)、認同用法 (recognitional use)、大情景用法 (larger situational use)。本文分別稱為“直指”“回指”“關聯回指”“認同指”和“大情景指”。柯橋話的有定“兩+量+名”結構可以表達大情景指之外的其他四種有定語境，下面逐一討論。

4.3.1. 直指

陳玉潔 (2011) 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直指環境：“中性指示”和“距離指示”。中性指示指的是僅實現指示功能，不附加距離區別等語義特徵的指示；而距離指示則附加了距離區別。兩類有定“兩+量+名”結構雖然都可以用於直指環境，但在中性指示和距離指示上表現出很大的差異，下面分別討論。

先來看中性指示。

陳玉潔 (2011) 指出有兩類不同的中性環境：一類是所指物件為言談現場同類物件中唯一的一個或一些，其身份並不需要與其他同類物件的區別來辨明；另一類是用身勢手段區別中性環境中的多個同類物件。我們把前一類稱為“非區別性的中性指示”，把後一類稱為“區別性的中性指示”。

非區別性的中性指示只能用“兩₃+量+名”，而不能用“兩₄+量+名”。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用於非區別性的中性指示時，可以輔以手勢、眼神等身勢行為。例如：

(59) [用手指] 兩₃只碗是佢太爺爺手裡用過咯。(那幾隻碗是我曾祖父那時候用過的。)

(60) [用眼神] 兩₃碗下飯諾呆歇馱得去。(那幾碗菜你等會兒拿走。)

以上例句若換用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，那麼只能表示距離指示而不能表達中性指示。

而區別性的中性指示則不能用“兩₃+量+名”，只能用“兩₄+量+名”或者“指+兩₄+量+名”，請比較下面三組例子：

(61) a.*兩₃張桌床是紅木嗰，兩₃張桌床是黃楊木嗰。(這幾張桌子是紅木的，這幾張桌子是黃楊木的。)

b.兩₄張桌床是紅木嗰，兩₄張桌床是黃楊木嗰。

c.益兩₄張桌床是紅木嗰，益兩₄張桌床是黃楊木嗰。

再來看距離指示。只有“兩₄+量+名”結構可以用於距離指示。

近、遠對舉是典型的距離指示語境，因此只能用“兩₄+量+名”而不能用“兩₃+量+名”，例如：

(62) *兩₃間屋/兩₄間屋是佢個，亨間屋是佢阿弟拉個。(這幾間房子是我們的，那幾間房子是我弟弟家的。)

當強調是這一個而非那一個時，也是距離指示語境，也只能用“兩₄+量+名”而不能用“兩₃+量+名”，例如：

(63) *兩₃只碗/兩₄只碗撥我！(這幾隻碗給我！)

(64) *兩₃把椅子/兩₄把椅子可坐。(這幾把椅子別坐！)

在表達距離指示時，“兩₄+量+名”只能表示近指，因此只能與遠指指示詞對舉構成距離指示，而不能與近指指示詞對舉構成距離指示。試比較下面兩組例句：

(65) a.亨兩₄條褲穿得舒服，兩₄條褲穿得弗舒服。(那幾條褲子穿得舒服，這幾條褲子穿得不舒服。)

b.*兩₃條褲穿得舒服，兩₄條褲穿得弗舒服。(這幾條褲子穿得舒服，那幾條褲子穿得不舒服。)

- (66) a. 我駛過來嗰是亨兩隻籊，弗是兩₄只。(我拿過來的是那幾隻籊筐，不是這幾隻。)
- b.* 我駛過來嗰是益兩隻籊，弗是兩₄只。(我拿過來的是這幾隻籊筐，不是那幾隻。)

根據上文的討論，兩類“兩+量+名”結構在表示直指時的不同可列表如下：

表2 兩類“量名”結構表直指的差異

	距離指示	中性指示	
		區別性	非區別性
兩 ₃ +量+名	-	-	+
兩 ₄ +量+名	+	+	-

由於距離指示也具有 [+區別性] 的特徵，所以兩類“兩+量+名”結構表直指時的不同可以概括為：“兩₃+量+名”用於 [-區別性] 的直指語境，“兩₄+量+名”用於 [+區別性] 的直指語境。

4.3.2. 回指

屈承熹 (2006: 217-218) 認為回指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：廣義上，所有具有照應功能的語法形式都可稱為回指，包括指涉前文動詞、副詞、名詞、小句等的詞或短語；在狹義上，回指適用於照應前文的名詞性或代詞性的表達方式。Dixon (2003) 也把回指分為兩類：一類是回指名詞性短語的，他叫做“代替上指/下指” (substitution anaphora/cataphora)；一類是回指小句的，他叫做“篇章上指/下指” (textual anaphora/cataphora)。本文對回指取廣義的理解。

我們發現紹興話中，兩類有定“兩+量+名”結構對不同類別的回指也有不同的表現，下面分別討論。

如果先行詞 (antecedent) 是名詞性短語，那麼既可以用“兩₃+量+名”回指，也可以用“兩₄+量+名”回指，例如：

- (67) a. 佢小唔娘撥我買嘢兩件衣裳₁，兩₃件衣裳₁是藍顏色嗰。(我小阿姨昨天給我買了幾件衣服，那幾件衣服是藍顏色的。)
- b. 佢小唔娘撥我買嘢兩件衣裳₁，兩₄件衣裳₁遭是好看哉！(我小阿姨昨天給我買了幾件衣服，這幾件衣服太好看了！)

從例句中可以看出，“兩₃+量+名”主要用於陳述語境，而“兩₄+量+名”更多用於感歎的語境。

而如果是回指小句，那麼只能使用“兩₄+量+名”來進行回指，而不能用“兩₃+量+名”。例如：

- (68) A：阿興上上個月輸患嘢廿萬，上個月捉個老嫗離婚哉，益卯個月又坐牢監亨哉。 B：*兩₃樁事體/兩₄樁事體；我老早曉得哉。（A：阿興上上個月輸了二十萬，上個月跟他老婆離婚了，這個月坐牢了。B：這幾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。）

4.3.3. 關聯回指

關聯回指又叫“可推知性回指”（inferable anaphora），表示關聯回指的名詞性成分沒有顯性的先行詞，也就說這個名詞性成分是話語中首次出現的新信息，但是可以通過已知信息根據語用推理來推導其所指物件。在有定冠詞的語言裡，關聯回指基本上用定冠詞表達，而不能用指示詞，如英語只用 the 來表達關聯回指（Himmelman 2001）。

柯橋話只能用“兩₃+量+名”來表達關聯回指，而不能用“兩₄+量+名”或者“指+兩+量+名”結構。請看下面的例句：

- (69) 佢上個月買嘢部車，兩₃個輪胎/*兩₄個輪胎/*益兩個輪胎/*亨兩個輪胎當時破患哉。（我去年買了輛車，幾個輪胎馬上就破了）

例子由於已經提到了“車”，所以“輪胎”成了可推知信息，因此只能用“兩₃+量+名”。

4.2.1. 節指出，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基本上只能用於謂前位置。而當它表達關聯回指的時候，在句法上則有特別之處，就是可以充當動詞的賓語，這是其他有定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所不具備的功能。例如：

- (70) 阿興又拉打兩₃個阿弟哉。（阿興又在打他的那幾個弟弟了。）

4.3.4. 認同指

如果說話人和聽話人有特定的共同經驗，說話人用個某名詞性短語來指稱共同經歷中的某個事物，那麼這個名詞性短語表達的就是“認同指”。Himmelman（1996）指出，在有定冠詞的語言中，多使用定冠詞表達認同指，例如英語表達認同指要使用 the。

紹興方言主要用“兩₃+量+名”結構來表示認同指。從話語的角度來說，表示認同指的“量名”結構常常是在起始話輪中出現的。例如：

- (71) 兩₃個西瓜好冰箱裡頭馱出來哉咭。(那幾個西瓜可以從冰箱裡拿出來了。)
 (72) 兩₃搭球戶僚有有去過咚咪?(那幾個地方你們有沒有去過啊?)
 (73) 兩₃斤米諾呆歇來駝得去。(那幾斤米你等會兒來拿走。)

以上這幾個句子中的“兩₃+量+名”如果替換為“兩₄+量+名”，那麼只能表示距離直指而不再是表示認同指了。

4.4. 小結

不管是語音表現還是句法功能，“兩₃+量+名”與準冠詞型“量名”結構類似，而“兩₄+量+名”與準指示詞型“量名”結構類似。語用功能上，兩類“兩+量+名”也是基本上沒有重合，也是分別對應於兩類不同的有定量名結構，可列表如下：

表 3 兩類“兩+量+名”結構語用功能對比

	直指		回指		關聯回指	認同指
	[-區別性]	[+區別性]	回指名詞性成分	回指小句		
兩 ₃ +量+名	+	-	+	-	+	+
兩 ₄ +量+名	-	+	+	+	-	-

盛益民(2017)用對舉測試來區分準冠詞型和準指示詞型。從4.3.1.的討論可知，“兩₃+量+名”不能用於對舉語境，屬於準冠詞型；“兩₄+量+名”可以進行對舉，屬於準指示詞型。

5. 結語

通過本文的討論可知，紹興柯橋方言的“兩+量+名”結構既可以表示確數“二”，也可以表示概數；表示概數時，既可以表示無定，也可以表示有定；表示有定還有兩類不同的情況，一種功能上類似於準冠詞型有定“量名”結構，另一種功能上類似於準指示詞型“量名”結構。“兩”不僅是表示確數還是概數，其功能均比普通話的“兩”有了很大的擴展；其能表示有定，則未見之前的詳細報告，可以豐富學界對漢語有定範疇的認識。當然，關於漢語方言“兩”的跨方言比較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化。

盛益民(2016)、盛益民等(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 2016)指出，紹興柯橋話的有定“量名”結構只有準冠詞型而無準指示詞型，這是與紹興陶堰話很不相同的地方。如果考慮“兩+量+名”表示有定的情況，那麼兩個方言呈現出非常有意思的差異來。請看下表：

表 4 柯橋方言、陶堰方言有定量詞結構的比較

		柯橋	陶堰
量 + 名	準冠詞型	√	√
	準指示詞型	×	√
兩 + 量 + 名	準冠詞型	√	√
	準指示詞型	√	√

根據我們調查，一直到原屬於紹興府的慈溪⁶，⁶“兩”表有定仍然具有這兩種功能的區分，可見這是早期紹興一帶的共同現象。我們認為，早期的柯橋話可能跟陶堰話一樣，有定“量名”結構也有兩類的區分，後來準指示詞那一類消失了，於是形成了現在這樣的不對稱局面。

鳴謝

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《吳語人稱代詞的共時類型與歷史演變研究》（17CYY009）。

參考文獻

- Cai, Weitian (蔡維天). 2002. Yi er san 一、二、三 *Yuyanxue Luncong* 語言學論叢 26. 301–312.
- Chen, Ping (陳平). 1987. Shi hanyu zhong yu mincixing chengfen xiangguan de sizu gainian 釋漢語中與名詞性成分相關的四組概念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2. 81–92.
- Chen, Xingwei (陳興偉). 1992. Yiwu fangyan liangci qian zhishici yu shuci de shenglüe 義烏方言量詞前指示詞與數詞的省略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206.
- Chen, Yujie (陳玉潔). 2011. Zhongxing zhishici yu zhongzhi zhishici 中性指示詞與中指指示詞 *Fangyan* 方言 2. 172–181.
- Dixon, Robert Malcolm Ward. 2003. Demonstratives: A cross-linguistic typology. *Studies in Language* 27(1). 61–112.
- Fang, Guangtao (方光燾). 1997. Lun “er” he “liang” 論“二”和“兩” In Guangtao Fang, *Fang Guangtao Yuyanxue Lunwenji* 方光燾語言學論文集, 50–55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- Fu, Guotong (傅國通). 1988. Wuyihua de “er” he “liang” 武義話的“二”和“兩” In Fudan Daxue *Zhongguo Yuyan Wenxue Yanjiusuo Wuyu Yanjiushi* (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吳語研究室) (ed.), *Wuyu Luncong* 吳語論叢, 289–291.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.
- Himmelmann, Nikolaus. 1996. Demonstratives in narrative discourse: A taxonomy of universal uses. In Barbara A. Fox (ed.), *Studies in anaphora*, 205–254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.

⁶ 慈溪天全的情況由上海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許仕波提供。

- Himmelmann, Nikolaus. 2001. Articles. In Martin Haspelmath, Ekkehard König, Wulf Oesterreicher & Wolfgang Raible (eds.), *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: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*, vol. 1, 831–841. Berlin & New York: Walter de Gruyter.
- Hu, Fang (胡方). 2003. Ningbo fangyan gongnengci de biandiao ji yu jufa de guanxi 寧波方言功能詞的變調及與句法的關係 In Shanghai Yuwen Xuehui (上海語文學會) & Xianggang Zhongguo Yuwen Xuehui (香港中國語文學會) (eds.), *Wuyu Yanjiu 2* 吳語研究 (二), 240–256.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Li, Rong (李榮) (ed.). 2002. *Xiandai Hanyu Fangyan Dacidian*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Nanjing: Nanjing Jiaoyu Chubanshe 南京：南京教育出版社。
- Li, Xuping (李旭平). 2018. Wuyu mingcixing duanyu de zhicheng tedian: Yi Fuyanghua weili 吳語名詞性短語的指稱特點——以富陽話為例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1. 37–48.
- Ling, Feng (凌鋒). 2013. Suzhouhua liandu biandiao he jufa jieyou de guanxi chutan 蘇州話連讀變調和句法結構的關係初探 In Danqing Liu (劉丹青) (ed.), *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de Xinshijiao*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新視角, 81–197.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Lü, Shuxiang (呂叔湘). 1982. *Zhongguo Wenfa Yaolie*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Lü, Shuxiang (呂叔湘) (ed.). 1999. *Xiandai Hanyu Babai Ci, zengding ben* 現代漢語八百詞 (增訂本)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Lyons, Christopher. 1999. *Definitenes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Qian, Meng (錢萌). 2007. *Ningbo fangyan de yufa* 寧波方言的語法 Shanghai: Shangha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上海：上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。
- Qu, Chengxi (屈承熹). 2006. *Hanyu Pianzhang Yufa* 漢語篇章語法, trans. by Wenguo Pan et al. (潘文國等). Beijing: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：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。
- Selkirk, Elisabeth & Tong Shen (沈同). 1990. Prosodic domains in Shanghai Chinese. In Sharon Inkelas & Draga Zec (eds.), *The phonology-syntax connection*, 313–337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. 2014. *Wuyu Shaoxing Keqiao fangyan cankao yufa* 吳語紹興柯橋方言參考語法 Tianjin: Nanka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天津：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。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. 2016. Wuyu Shaoxing Keqiaohua de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you 吳語紹興柯橋話的定指“量名”結構 In Zhongmin Chen (陳忠敏) (ed.), *Wuyu Yanjiu 8* 吳語研究 (八), 219–228.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. 2017. Hanyu fangyan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you de gongxing biaoqian yu leixing chayi 漢語方言定指“量名”結構的共性表現與類型差異 *Dangdai Yuyanxue* 當代語言學 2. 181–206.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 & Xuping Li (李旭平). 2018. *Fuyang Fangyan Yanjiu* 富陽方言研究 Shanghai: Fudan Daxue Chubanshe 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。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, Huan Tao (陶寰) & Chunhua Jin (金春華). 2016. Zhongguancixing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you he zhunzhishicixing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you: Cong Wuyu Shaoxing fangyan kan hanyu fangyan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you de liangzhong leixing 準冠詞型定指“量

- 名”結構和準指示詞型定指“量名”結構——從吳語紹興方言看漢語方言定指“量名”結構的兩種類型 *Yuyanxue Luncong* 語言學論叢 53. 30–51.
- Shi, Rujie (石汝傑) & Danqing Liu (劉丹青). 1985. Suzhou fanyan liangci de dingzhi yongfa jiqi biandiao 蘇州方言量詞的定指用法及其變調 *Yuyan Yanjiu* 語言研究 1. 160–166.
- Wang, Hongzhong (王洪鍾). 2008. Haimenhua gaishuci [ta¹] de dingzhi yongfa 海門話概數詞“多[ta¹]”的定指用法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150–153.
- Wang, Xiaohui (王曉輝) & Xiaodong Wang (王曉東). 2012. Shuliangci “liang X” biao budingshu yongfa tanxi 數量詞“兩 X”表不定數用法探析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6. 81–88.
- Xing, Fuyi (邢福義). 1995. Cong Hainan Huangliuhua de “yi er san” kan xiandai hanyu de shuci xitong 從海南黃流話的“一、二、三”看現代漢語的數詞系統 *Fangyan* 方言 3. 188–196.
- Xu, Baohua (許寶華) & Zhenzhu Tang (湯珍珠) (eds.). 1988. *Shanghai Shiqu Fangyanzhi* 上海市區方言志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.
- Yao, Yumin (姚玉敏). 2004. “Er liang shuang”: Gongshi ji lishi cengmian “二、兩、雙”: 共時及歷時層面 In Xianggang Keji Daxue Renwen Xuebu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zhongxin (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) (ed.), *Ding Bangxin Jiaoshou Rongxiu Jinian Lunwenji* 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, 202–239. Xianggang: Xianggang Keji Daxue Chuban Jishu Zhongxin 香港: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.
- Zee, Eric. 2004. Tone and syntax in Shanghai dialect. In Gunner Fant, Boye Tengqi (藤崎博也), Jianfen Cao (曹劍芬) & Yi Xu (許毅) (eds.), *Yuyinxue yu Yanyu Chuli Qianyan* 語音學與言語處理前沿, 507–525. Beijing: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北京: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.
- Zhang, Hongming (張洪明). 2008. Duanyu yinxixue lilun yu hanyu liandu biandiao yanjiu 短語音系學理論與漢語連讀變調研究 In Yang Shen (沈陽) & Shengli Feng (馮勝利) (eds.), *Dangdai Yuyanxue Lilun he Hanyu Yanjiu* 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, 521–535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- Zhang, Hongming (張洪明). 2014. Yunlü yinxixue yu hanyu yunlü yanjiu zhong de ruogan wenti 韻律音系學與漢語韻律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*Dangdai Yuyanxue* 當代語言學 3. 303–327.
- Zhang, Min (張敏). 2001. Hanyu fangyan chongdieshi yuyi moshi de yanjiu 漢語方言重疊式語義模式的研究 *Zhongguo Yuwen Yanjiu* 中國語文研究 12. 24–42.
- Zhang, Wei (張薇). 2012. *Haiyanhua de zhishi daici yanjiu* 海鹽話的指示代詞研究 Hangzhou: Zhejiang Daxue boshi xuwei lunwen 杭州: 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.
- Zhou, Shengya (周生亞). 1984. “Er” “liang” “shuang” “zai” yongfa bijiao “二”、“兩”、“雙”、“再”用法比較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6. 445–454.



Quantit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*Liang* ‘Two’ in the Shaoxing Wu Dialect

Yimin Sheng

Fudan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re are many/significant functional variations of *liang* ‘two’ among Chinese dialects. This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quantit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*liang* ‘two’ in the Shaoxing Wu dialect. The Shaoxing dialect is different from Mandarin with respect to the use of *liang* ‘two’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: first, *liang* ‘two’ is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Shaoxing Wu with quantitative interpretation; second, *liang* ‘two’ can denote definiteness in Shaoxing Wu but not in Mandarin.

Keywords

Shaoxing Wu dialect, *liang* ‘two’, quantitative interpretation,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, typology

通訊地址：上海 楊浦區 復旦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

電郵地址：nkshengym@163.com

收稿日期：2018年8月29日

接受日期：2019年4月9日